孝友堂家規　孝友堂家訓

蔣氏家訓　恒產瑣言

聰訓齋語　德星堂家訂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孝友堂家規

（孫子遺書之一）

孫奇逢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孝友堂家規

清　容城孫奇逢鍾元著

遍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故子若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壞名災己辱身喪家。不知立家之規。正須以身作範。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慙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婦婦各無慙德。便是義與世界。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值父母兄弟之變。湯武值君臣之變。雖各無慙德。然飲泣自傷。烏能愉快於無言之地。吾家先徽。以慈孝遺後人。所垂訓辭。世守勿替。余因推廣其義。爲十八則。願與子若孫共勉之。

安貧以存士節。

寡營以養廉恥。

潔室以妥先靈。

齋躬以承祭祀。

既翕以協兄弟。

好合以樂妻孥。

擇德以結婚姻。

敦睦以聯宗黨。
隆師以教子孫。
勿欺以交朋友。
正色以對賢豪。
含洪以容橫逆。
守分以遠釁隙。
謹言以杜風波。
闇修以淡聲聞。
好古以擇趨避。
克勤以絕耽樂之蠹己。
克儉以祛饑渴之害心。

右十八則。無非先人所常言者。余參以己意而次第之。蓋教家立範。品行爲先。故首存士節。養恥心。孝友爲政。立祠舉祀。其先務也。謝疊山曰。兄弟不和。家庭間盡是戾氣。雖有妻子之樂不樂矣。然兄弟不和。多開隙於妻子。易家人利女貞。夫子以好合先既翕而得父母之順。亦可知矣。婚姻之事。家之盛衰攸關。論財不論德。宜君子不入其鄉也。家有長幼。孰是可以詐僞相接。朋友信之。己不信而

能得人之信。其誰與我。子孫不肖。祖父之教不先。古人易子而教。自古蒙即爲擇師。愛而不勞。禽犢之愛也。與賢豪相對。最不可有媚悅之色。與妄人相値。亦當存自反之心。嚢隙之開。風波之招。非多事則橫議。守分謹言。庶乎免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趨避不審。不學無術耳。閨修好古。君子日用所從事者。端在於斯。居家之道。八口饑寒。治生亦學者所不廢。故以勤儉終焉。凡此皆吾人分內事。人人可行。人人不肯行。余爲此規。不敢望之天下。不敢望之一國。緜欲望之一家。因取先聖先賢所以教戒子弟者。偶錄六則於左。以爲家規榜樣。其亦可參觀而悟矣。

孔子之教伯魚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汝性情。固筋骸。立身之大端盡此矣。

周公謂魯公。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何其仁也。無求備於一人。何其恕也。仁且恕。世豈有外焉者乎。

馬援戒其子也曰。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心可知。口不可言。此涉世之道焉。

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此眞聖賢集義遷善要訣。不謂英雄人能見及此。

柳玭之戒其子弟也。曰不識儒術。不悅古道。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勝己者嫉之。佞己者揚之。以衙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此最中人膏肓之病。

王陽明曰。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兒人。是謂逆子。親師取友之誼。夫豈有外焉者哉。

右六則。因與子若孫所常言者。隨筆錄之。此六則之義。千萬人言之不盡。千萬世用之不盡。凡我子孫。其繹斯言。

家規後言

或問文公家禮。冠婚人子之始。喪祭人子之終。規中何止言婚與祭。而不及冠與喪也。曰生今反古。災及其身。冠已久廢。寧待今日。至送死足當大事。愚不肖尙知自勉。子孫而賢。貧富貴賤。因時制宜。此何待言。亦不必言。非略也。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還是主嚴。還是主和。曰禮離和失其眞。和離禮無其節。節文從天理出。二者自不容分之爲兩。禮之用和爲貴一章。看聖人說話是一是二。

問齊家之難。難於治國平天下。家邇天下遠。家親天下疏。何以難。曰正惟邇則情易辟。正惟親則法難用。夫家之所以齊者。父曰慈。子曰孝。兄曰友。弟曰恭。夫曰健。婦曰順。反此則父子相傷。夫妻反目。兄弟鬩牆。積漸而往。遂至子弑父。妻弑夫。兄弟相仇殺。庭闈衽席間皆敵國。從來均平天下之人。每於此多動心忍性。蓋法制所不能束。禁令所不能施。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問張公藝九世同居。得力在忍。夫同居義取於和。忍則情有不堪。而襲同居之名。似非君子所貴。曰必有忍乃其有濟。忍正所以成其和也。如心實不和。強爲含忍。勢必至積怒深怨。決裂不可收拾。居同而心異。何如居異而心同。古今四方。皆一家人。豈必合聚同堂。乃爲一家乎。國運家運。離析分崩。皆非人所能自主。仁人孝子。亦與時偕行。分合同異。無庸有成心也。

問家不齊。多因妯娌不和。遂傷兄弟之好。或妾恃寵以奪主母之權。至繼母毒害前妻子女。其禍人身家。

敗人名行更甚。當何道以害之。曰易不云乎。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千古家規也。身範不端。向婦人女子求所道無由矣。

問宗法。曰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宗之爲言。相率尊之云爾。先王知人耳目心志。不可無所宗也。故有大宗小宗之說。約其視聽之所注。趨嚮之所主。而不至於渙散。此宗法也。古宗必有祿秩而後立。故其尊比於君。長宗之人不敢以其分臨之。以今時而談古宗則難矣。仁人孝子。嚴祠祀以萃睽離。緝譜牒以明昭穆。以族之長而賢身爲人宗者主祭祀。是猶行古之道也。念庵有尊尊老老賢賢之說。以行輩長者主之曰尊尊。行卑年高者主之曰長長。行與年不足而有德曰賢賢。

問墓祭非古然與。曰上古之葬不封不樹。既封且樹。則吾先人之衣冠憑焉。敢不敬諸。故非有大故。則不敢輕去墳墓。重之也。重之而何可不敬也。時俗清明掃墓。七月十五獻麻穀。十月初一送寒衣。猶有古之遺意焉。春秋悽愴。人情與天道合。而愛敬之誠。勤乎不容已。墓祭廢而四時之祭。未有能行者矣。人心之醇。風俗之厚。於此攸關。祭之時義大矣哉。

附家祭儀注

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

朔望。焚香拜。

元旦味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

令子孫供執事。

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

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

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

吉慶事。卜期設祭。

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

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

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

久離邱壠。兼之葬蹤未定。蘋藻疏違。負疚中夜。遇日即次稍安。移先位於斯堂。庶朝夕得依靈爽。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不待病子之告教。酌立儀注。願身先之。不敢與當世論禮也。

孝友堂家訓

（孫子遺書之一）

孫奇逢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學友堂家訓

孝友堂家訓

男奏雅
韻雅 孫洮述

示諸孺子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識開而習操其權。性失初矣。古人重蒙養正。以愼所習。使不漓其性耳。今日孺子轉盼便皆長成。此日蒙養不端。待習慣成性。始思補救。晚矣。家運盛衰。亦何常之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固結。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氣數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人人交競。各懷所私。其家之敗也。可立而待。亦不必卜之氣數也。端蒙養。是家庭第一關係事。爲諸孺子父者。各勉之。

士大夫教誡子弟。是第一緊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貴適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從古賢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貴之人。但能安貧守分。便是賢人君子一流人。不安貧守分。畢世經營。舍易而圖難。究竟富貴不可以求得。徒自喪其生平耳。余謂童蒙時。便宜淡其濃華之念。子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非賢父兄。烏能享佳子弟之樂乎。

示奏雅等曰。漢有孝弟力田科。爾等只讀書明農。便是眞學眞士。孔子曰。幼而不能强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今日教爾等以孝弟力田。正老夫不負燭光之一念也。

晨起率子若孫祠堂焚香。羣從續至。謂之曰。我等聚族而處。佳辰令節。生忌朔望。得來祠堂瞻禮。是祖父

之魂氣常在兒孫之誠敬常存也只此是人生第一吃緊事明此而爲農是良善之民明此而爲士是道義之士祖父恬熙於上兒孫敦睦於下豈非一室之太和而一家之元氣哉願我子孫世世勿替

知勇辯力爾等不足謹厚樸拙爾等有餘夫知勇辯力四者皆民之秀傑然不能惡衣食耕鑿以自養反不如謹厚樸拙之安分而寡過也吾家先祖百年頌佛兒不衰者正謂其謹厚樸拙耳多一分智巧損一分元氣爾等培此樸拙之心便是眞能守祖之孝子順孫

甲辰在容城博兒淦孫先歸蘇門謂之曰學問須驗之人倫事物之間出入食息之際試思爾等此番何爲而來能無愧於所來之意便是學問實際詩文經史皆於此中著落身心性命皆由此中發皇省得此理隨時隨處皆有天則便無虛過之日

爲浩、溥、沐、浴、溶、漢、六孫延師諭之曰爾等未離孩提稍長之時正在知愛知敬之日吾家自高祖以來忠厚開基今孝友堂尙依依如新也爾爲兄者宜愛其弟爲弟者宜愛其兄大家和睦敬聽師言行走語笑各循規矩程明道謂灑掃應對皆精義入神之事莫謂此等爲細事也聖功全在蒙養從來大儒都於童稚時定終身之品爾等勉之

爾等讀書須求識字或曰焉有讀書不識字者余曰讀一孝字便要盡事親之道讀一弟字便要盡從兄之道自入塾時莫不識此字誰能自家身上一一體貼求實致於行乎童而習之白首不悟讀書破萬卷祇謂之不識字王汝止講良知謂不行不算知有樵夫者竊聽已久忽然有悟歌曰離山十里柴在家裏

離山一里。柴在山裏。如樵夫者。乃所稱識字者也。

元日祠堂。語羣子弟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爾等乘今日元旦。洗滌舊染。□□維新。一人砥礪。便是一好男子。大家砥礪。便成一好人家。叔季中三代樂莫樂於此。貴莫貴於此。

語立雅等曰。與人相與。須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爲人所容。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此心翕聚處。不肯少動。方是眞能有容。一言不如意。一事少拂心。卽以聲色相加。此匹夫而未嘗讀書者也。韓信受辱袴下。張良納履橋端。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濟事。靜修之言曰。誤人最是婁師德。何不春生未唾前。學人當進此一步。

古人讀書。取科第猶第二事。全爲明道理。做好人。道理不明。好人終做不成者。惰與傲之習氣未除也。灑掃應對。先儒謂所以折其傲與惰之念。蓋傲惰除而心自虛。理自明。容色詞氣間。自無乖戾舛錯。事父、從兄、交友。各有攸當。豈不成箇好人。日用循習。始終靡間。心志自是開豁。文采自是煥發。沃根深而枝葉自茂。爾等今日。辨一虛心實實務除其傲與惰之念。下學在是。上達在是。先後本末。一以貫之。不知者。祇見爲灑掃應對而已。

居家之道。須先辦一副忠實心。貫徹內外上下。然後總計一家標本緩急之情形。而次第出之。本源澄澈。卽有淤流。不難疏導。患在不立本而騖末。濁其源而冀流之清也。得乎。一家中男子本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本之本也。本立矣。而末猶萎焉。必其立之之根本未固耳。立之之道。豈有已時。本分自盡者。並不見

吾分有圓滿之日。古人榜樣。一一具在。只不聽婦人言。便有幾分男子氣。父母於赤十。無一件不是養志。人子於父母。只養口體。此心何安。無論慈父慈母。即三家村老嫗養兒。未有不心誠求之者。故事親若曾子。僅稱得一箇可字。

謂韻雅曰。汝幼年理家務。吾虞其廢業也。然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學問長進。米鹽零雜。至細碎矣。綜理有道。便是學問。至長幼尊卑。內外男婦。情性不同。好惡各異。黽勉有無。能得其帖心輸意。此非仁至義盡者不能。志氣從此立。學問從此充。虛心實體。當自得之。

博雅問貧賤如何是不以其道得之。曰。顏子裕爲邦之略。而簞瓢陋巷。原憲釜甑生塵。而辭祿九百。總因富貴是人之性命緊。說著不處。人只是欲貧賤是人之仇敵緊。說著不去。人只是惡貧賤。原與道近。做聖賢全在此處體驗。孔顏造下這局面。要入此門。嫌貧賤不得。

人生第一吃緊。只不可見人有不是。一見人之不是。便只是求人。則親疎遠近。以及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坑塹中矣。臣弒君。子弒父。亦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可畏哉。

示四侄維雅曰。本分二字殊難盡。子臣弟友而求其能。皆本分也。誰能盡此本分者。堯舜周孔。於本分內不能增得一毫。增一毫於本分內。便多一毫於本分外。

謂望雅等曰。汝兄家報。謂汝等不可各用己見。十年來。我於忍之一字著力。忍即恕也。各就一字下手。自見得力。汝兄此言。卻是老夫平昔處己處人自愧未能者。既以此相勉。當大家策勵。實實近裏著。已用工。

不可徒以口說。百忍堂中有太和。此話從體認中來。

謂奏雅等曰。眼界欲寬。胸襟欲廓。而得力著手處。卻要枯寂收斂。約則鮮失。願爾曹共講求此義。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原只爲多求。此語可作約字註脚。

此中風俗。極重婚喪之禮。前輩創行固難。後人遵行非易。余十五年目擊心識。就中有以行禮而反失禮之意者。不可不斟酌而損益之。是在秉禮君子。力爲之砥。不必定與俗同也。

謂度雅大侄及奏雅、韻雅曰。汝三人學稼。吾慮不明習此事而小視之也。舜耕歷山。伊尹耕莘野。孔明耕南陽。此是何等勳業。孔子於樊遲。何鄙而小之。此中道理甚活。正不相悖。舜尹躬耕時。渾身備禮義信之用。故能升聞發迹。孔子大道爲公。正欲偕及門。共興東周。納斯世斯民於鑿井耕田家給人足。豈區區以百畝之不治爲憂哉。今日寄居蘇門。不耕無以爲養。且無以置吾躬也。不有耕者。無以佐讀者。況負薪掛角。古人何嘗不兼盡於一身。吾老矣。此躬不力。望汝等並耕不怠。

示尚兒暨淳、溥、兩孫曰。學不長進。病坐在不虛己。以舜禹之聖。而好察、樂善、拜善。孔子之聖。四友、六侍。顏子之賢。而問不能、問寡。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取諸人乃所以與諸人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曲士俗學。只喜聞譽惡聞過。遂自閉取善之門。而阻人樂告之路。德何由進。業何由修。所謂自暴自棄也。爾等以文會友。便是進德修業之時。莫只作書生雕蟲小技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與仁有本末。而非二事。與勝己者友。須先虛心。至聽其言。與吾有未安處。宜平心思之。

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相商。惟恐我見未克。未能盡其所長。則無不收師友之益矣。便是進德修業實際功夫。

示應試諸子孫曰。涿州史解元家子弟赴試。老者肅衣冠設席以餞。命之曰。衰殘門戶。賴爾扶持。今老夫所望於爾輩扶持者。又不專在此也。爲端人爲正士。在家則家重。在國則國重。所謂添一箇喪元氣進士。不如添一箇守本分平民。九十歲老人。所以報答天地父母者。此區區一念耳。淦孫秋捷。謂之曰。些小得意與此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固是器識之小。正緣不知學之故。不學牆面人生不幸。莫大於是。爾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抵攡流俗之志。

喪祭之廢也久矣。所不廢者。獨三年之喪耳。自期以下。冠服之制。皆略不爲意。卽三年之喪。亦僅存儀節。所稱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而不茹葷不御內者。亦罕矣。祭祀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眞實講求祭義者。誰其人哉。風俗之涼。人心之厚。必自愼終追遠始。

示八侄趨雅曰。行己有恥。對無恥而言也。猶者有所不爲。對無所不爲而言也。賢不賢之分。豈相遠哉。夫無所不爲。正是其無恥處。故孔子每提一恥字以激勵人。知所用恥。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謂潛孫曰。天下無無事之人。或讀或耕。或出或守。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爾父在故園。代我守祖父墳墓。爾來蘇門。代爾父侍老夫眠食。爾七叔在外處館。佐爾五叔農事之不及。爾十叔日與朋友講習。代我應酬筆札。爾十一叔十二叔寒寒暑暑。侍老父寢處。雖日用飲食之事。皆性命流行之會也。永與來視我。且

得與其女兒敘十八年之疏違。中皆有天則焉。認得此意。則日日在天理人情上討受享。不得此意。則日日在夢迷中。所謂罔之生也。爾性頗慧。我望爾知學。學之不已。悅樂自生。善守祖業者。守此而已。語永與侄孫曰。爾祖宰武城。歸里之日。仍以館穀償貢債。爾祖母爾父俱不免於饑寒。聞者見者。莫不憐之。鹿忠節公獨愛而起敬。謂非古之廉吏不至此。吾家沐陽公。以廉吏起家。爾祖能繩其武。我輩俱得爲清白吏子孫。較以金帛田宅遺後人者榮多矣。爾祖常語余曰。沐陽公一任。止受新生公宴紬二匹。弟今日仍覺於先德有愧也。惟自覺有愧。始無愧耳。留餘忌盡。天之道也。當常處其不足。以爲可增可加之地。若增無可增。加無可加。立刻索然矣。爲爾計。要安分耐窮。教子弟讀書。不失禮於宗族鄉黨。法祖在此。立身在此。

謂淦孫等曰。孟子深戒暴棄者。謂非人暴之。乃自暴之也。非人棄之。乃自棄之也。暴棄不在大。亦不在久。一言之不中禮義。一事之不合仁義。卽一言一事之暴棄也。行庸德謹庸言。終身愷愷。方得免於自暴自棄。

語立雅等曰。朋友諫諍。須求有濟。不可自謂直諒。令人有難受之實。徒貽拒諫之名。忠告善道猶後。積誠而動。自令人不忍負。不信、未可輕言諫也。

謂立兒曰。憶汝姊歸甯時。吾家長幼男婦。無不肅然起敬。蓋孝事舅姑。和睦妯娌。惟身有之。所以言之能啓人聽聞。今汝來此。弟若侄將於汝取型焉。當晨夕告教。令耕者讀者。各勉其所有事。勿忽勿怠。勿較勞

逸勿存形迹以好合既翕而得父母之順則家庭之間便是唐虞三代何樂如之

善詒謀者得一本分自守之子孫數十年之家運可保勿替如其爲賢人爲君子則所以彰顯其祖功宗德者與山俱高與水俱長較之積財置產者所得不既多耶此等事庸愚皆知之賢知者不能也

保身於身所大欲德人於人所不知守志於志所未得輕世於世所不驚樂生於生所聊託惜福於福所過享敦讓於讓所不堪祈天於天所未定眞名言哉錄置座右日夕咀玩幷以示我子孫共珍之

言語忌說盡聰明忌露盡好事忌占盡不獨奇福難享造物惡盈卽此三事不留餘人便側目矣

前人創業後人守成一茅片瓦守而勿失此方是承家令子至於可久之德可大之業最易知最簡能卻視爲身外之物非祖父所留遺任其頹敗廢棄絕不肯過而問焉其於輕重大小之衡顚倒實甚度非仁人孝子之心所安也凡我同人俱有守業之責幸先理此業保而勿失則安富尊榮與天無極其受享豈可以言語形容耶

甚矣人心無足時也逐日營營總是願外不知富不可以求得越分妄求餘殃在後貧人之有有則爲人所貪如欲千百年富貴此必不得之數也昔有人自稱爲富貴之家客曰富貴如何便成家也富貴如以我爲家不應走向他家矣既走向他家是以我爲逆旅耳昔郭進建第成坐諸匠於子弟右曰此造屋者指子弟曰此賣屋者識者謂爲名言今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位高而顚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甯之福天上矣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

天上矣。人聰明强健。則恨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强健時。天上矣。古今來。無人不犯此病。若能先見一步。蚤退一步。必也明哲之士。

語諸子曰。吾家孝友堂。爾師鹿忠節額之。山左劉幼孫諱重慶書之。迄今五世矣。嘗與爾伯叔相勖勉。日夕兢兢。恐負二君題額之意。今爾伯叔已矣。吾老矣。是在爾等勉之。一人不類。便玷家聲。孝友非難事。然卻非易事。不離日用飲食。總以一念孺慕爲主。夫子與子游論孝。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與子夏論孝。曰色難。服勞奉養。曾是以爲孝乎。夫敬、不在養之外也。色、不在服勞奉養之外也。曾子養曾哲。必有酒肉。必請所與。必曰有。則其敬與色可知已。三必字。亦要看的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亦有行不去時。故余嘗謂養口體。未嘗非養志也。矯而行之。則僞矣。此處豈容得一毫僞爲。昨夜來老夫久不成寐。呼韻兒語。雜念漸清。沐孫睡醒。起爲老夫搔背癢。余謂韻兒曰。此念便從孺慕中出。可稱孝友堂子弟矣。晨起書之以志勉。

示瀾孫曰。爾父既來夏峯。故園祠墓。惟爾是寄。子弟成立。惟爾是賴。宗族鄉黨之和睦。親戚朋友之酬應。皆爾身任之。規模宜寬大。處事宜平和。凡事有不得者。皆求諸己。先儒有言。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宜以此自責。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忠臣宜以此自責。匍人負我。勿我負人。交友宜以此自責。即此推之。聖賢原無求人之理。故夫子於子臣弟友曰。我無能一焉。蓋原是能不盡的。一見爲己能。則其虧缺多矣。堯舜猶病。到底只是猶病。文王未見。到底只是未見。開之未能信。到底只是未能。道理無盡頭處。故學亦無

歇手處。只一自滿。便全盤放下矣。

謂潛孫曰。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己實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郎貧窶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於此。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興隆之時。而識者已早窺其必敗矣。

謂洮孫曰。漢家舉孝廉。然漢史卻無孝子傳。傳孝友。自曾史李密始。東堂忿捐。猶非本色。乃知眞孝子固非等閒人也。論語。孝弟爲仁之本。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仁義禮智樂之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堯、舜、唐虞之孝子也。孔子、春秋之孝子也。孫文正謂。孝友之士。宜在朝廷。孝者所以事君也。爲子不孝。斷未有爲臣而忠者。評人家子弟。只教之以孝弟。則其造福於人也大矣。老夫生平。承良友提攜勉之。以爲眞孝廉。迄今抱愧於心。子其勉之。

語浩、溥、沐、浴、漢、暨用楨曰。憶昔汝祖父讀書江村。一時應童子試者六人。伯順謂余曰。郎君等不必俱發科登仕。只本分孝弟力田。不失前輩書香。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今言猶在耳。老夫倏忽九十一歲。孫曾應試者又七人。余之欲命爾等者。江村老友已代余命爾之祖若父矣。爾等第長奉此言。便是孝友堂佳子弟。

謂諸子曰。居家勤儉。孰爲居要。博雅曰。勤非儉。終年勞瘁。不當一日之侈靡。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子曰。禮、與奢也寧儉。儉似儉。尤要望雅曰。一生之計在勤。一年之計在春。一日之計在寅。治家、治國、治身、治心。

道豈有先於此者乎。似勤尤要。曰二者皆要。尤要在克勤克儉之人耳。八年於外。三過門不入。方得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如非其人。胼手胝足。朝經夕營。何濟乃事。宋仁宗夜半惜燒羊之費。恭己化成。幾致刑措。若唐文宗舉衫袖示羣臣曰。此衣已三澣矣。雖云儉德。然受制家奴。自謂不如赧獻泣下沾襟。亦何益乎。勤儉一源。總在無欲。無欲自不敢廢當行之事。自無禮外之費。不期勤儉而勤儉矣。

示立兒此下五條。從文集摘附。

今歲炎熱之甚。念從烽火場中。得此暇日。思欲靜坐數時。調攝例病。不意卻有不得不出門之事。欲靜反不得靜。昨自郡中歸甫入坐。而家園頭緒。郡中光景。一一在念。逐事檢點安插。此念稍清。便忽忽入夢。夫緒煩非靜也。多睡豈靜乎。爾伯父嘗謂爾。只是閉門靜坐。我云。靜坐良非易事。心氣浮雜之人。逐日奔忙。魂夢爲擾。卽質近安閒。非有學力。操得把柄在胸中。亦未能神閒而氣定也。程子見人靜坐。輒嘆其好學。謂與未發之中相近。中人而下。既無中節之和。安得有未發之中。此須有養心工夫。得喪炎涼。一絲不挂。朋從擾攘。自然一念不起。則無意求靜。無非靜境。高子野店小樓。忽悟明道實無一事之旨。孰非從靜中養此端倪。君異國鎭常服爾靜坐。不知果能靜否。不能而求其能。亦曰必有事焉。勿忘勿助而已矣。

示奏兒

近日飮食如何。能終夜熟睡乎。不能睡。由平日思慮過耗。欲禁之以勿思。不得也。當就所思之事。窮其爲眞爲妄。爲正爲邪。必有爽然自失者。聖人無思。賢人無邪思。中人以下。憧憧往來。無所不思。能猛然提醒。

破除邪思。思慮漸少。便是超凡入聖之路。善念只在當境。過去留滯。與未來參詳。總之耗我心神耳。愼思近思與何思。止爭安勉。

示奏兒

風波之來。固自不幸。然要先論有愧無愧。如果無愧。何難坦衷當之。此等世界。骨脆膽薄。一日立脚不得。爾等從未涉世。做好男子。須經磨鍊。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悶。何濟於事。患難有患難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時理會。

示望兒

余四十三年在病。病胃、病目、病臂。飲食寢處。於斯已覺相忘。然亦惟病遂寡營。且得閒。則病之益我良多。我之得力於病。不敢忘也。爾病已二年。兩次歸來。四目欲斷。今氣體漸復。飲食漸壯。子疾有瘳。親心之悅可知。儻亦有得力於病者耶。病中苦楚。人不能代。病中修攝。人不能知。此可爲達者言也。吾家大小俱多病。不能不係我心。且以一家長幼衆多人之病。攢而爲一人之病。病之苦較貧更苦。貧與病。一時俱不能解免。而此趣彌覺雋永。則非叟之所敢承也。偶因爾病減。拈此志喜。幷志勉。

示諸子侄暨諸孫

爾等既在祠堂讀書。蚤間當斂容肅揖。晚退亦然。朔望日當焚香叩拜。儼然祖父在上。鬧鬨痰唾。皆不可肆意。神主坐次。宜潔宜清。則生者之倫序自不忍紊。入孝出弟。與仁與讓。有此佳子弟。方無愧賢父兄。我

家之祖。既稱爲佛兒子。若孫不孝不友。不仁不讓。豈不玷辱祖宗。余病困。遠在三十里外。不能晝晚焚修。爾輩箇箇有會祖敬宗之心。則老懷可以自慰矣。爾等莫視作泛常之言。

蔣氏家訓

蔣伊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
鈔皆收有此書同一版本
借月在先故據以排印

蔣氏家訓

虞山蔣　伊莘田著

每月朔望。弟子肅衣冠。先謁家廟。行四拜禮。讀家訓。次謁祖父祖母。父母師長。及嫡伯叔嫡兄。俱長揖。

春秋祭掃先西山贈塋。次北山祖塋。次烏目墩始祖墓。祭品豐儉適中。行四拜禮奠酒三爵畢。連叩四首。

外祖妣朱氏墓祭品用素、毛安人墓。止本家子孫致祭。

家中時祭。元旦奉祀三代祖先五日。春祭清明。夏祭端午。夏至。秋祭中元。十月朔。冬祭長至。除夕。薦新祭新麥、新穀、櫻桃、鰣魚。忌辰祭。止祖父母父母。祭品祭儀。不用繁文。務盡誠敬。

西山祖墓。須遵憲約。嚴禁人山頭採石。及盜賣龍泥。

子弟舉動。宜稟命家長。有敗類不率教者。父兄戒諭之。諭之而不從。則公集家廟責之。責之而猶不改。甘爲不肖。則告廟擯之。終身不齒。有能悔心改過。及子孫能蓋愆者。亟獎導之。仍篤親親之誼。

友愛異母兄弟姊妹。不得溺妻子言。

早完官稅。不得付託匪人。致有侵隱。及貪小利。寄他人田於戶上。致稽國賦。

不得從事奢侈。暴殄天物。廚竈之下。不得狼籍米粒。下身裏衣。不得用綾紗。其綿紬繭紬。或間用之。

不得逼迫窮困人債負。及窮佃戶租稅。須寬容之。令其陸續完納。終於貧不能還者。焚其券。人有緩急那移。取利不得過貳分。

每月朔望放生。家中戒殺。勿食牛犬肉。祭祀婚喪。及仕宦喜慶。俱市五淨肉。不得特殺。子孫世世守之。

敬惜字紙。糊窗裹物。不得用有字紙張。僮僕有能善體此意者。亟獎勵之。

不得用極低銀。間有誤收篋中者。即棄之。勿誤後人。

收租及各項出入。俱遵我所定准斛准斗。不得改易。

交易及買賣日用等類。不得以重等入。輕等出。及用大小秤。

倉場須常自檢點。不可作踐五穀。

族黨子弟。有志讀書而貧不能達者。宜引掖之。

宜愼交遊。不可與便佞之人相與。少年心性把握不定。或落賭局。或遊狎邪。漸入下流矣。

不得言人閨闈。

宜戒邪淫。家中不許留畜淫書。見即焚之。

少年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刻削元氣。必致不壽。甚至惡妓孌童。不擇淨穢。多致生毒。勢必攻毒之劑投之。而此身眞氣消爍殆盡矣。以是身嬰疾苦。終爲廢人。出不得博一命之榮。入則貽父母之憂。非不孝而何。

父兄當嚴以教之。人生世間。荷天地覆載之恩。享祖父留餘之蔭。農夫力於田。我得而食之。織婦勞於室。我得而衣之。第一宜敬天地。或每月朔望。或逢令節。整肅衣冠。清香一炷。答謝上蒼。

不得破人婚姻。

不得恃才凌傲前輩。輕易非笑人文字。

和睦鄰里。族黨。勿聽家人及婦人言致爭。

讀書之暇。宜虔奉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救劫寶章。金剛經。袁了凡先生功過格。身體而力行之。

不得輕信巫祝。疾病須擇良醫。善自調攝。不許禱賽。

嫁娶不可慕眼前勢利。擇壻須觀其品行。娶婦須觀其父母德器。一諾之後。不得因貧賤患難。遂生悔心。

不可好勝作炫耀事。靡費財力。至窘乏時。悔無及矣。

不得爲人買童婢。送至遠方。致人離鄉背井。終身遠父母兄弟。

不得謀人風水。方寸若好。吉地自得。

祖墓前有地歸我家。而塚是他人者。我子孫不可平之。遇事須平和處之。不得先興訟端。及訐人陰私。出人揭帖。若有出仕者。列款一事。恐波及無辜。尤須愼之。

子孫有出仕者。宜常看感應勸善諸書。及臣鑑錄。愼刑察獄。寧鄭重。勿輕忽。寧寬厚。勿刻薄。幷不必好名。

此事關繫陰隲不小。至訟事勿牽連婦女。我父於閩粵兩任。力持此約。我幼時目擊之。凡非人命強盜重情。及欽件事不可輕監禁人。

不可以勢利強取人財。財命相連。得無以此傷人命乎。呂祖尙不肯誤五百年後人。況目前哉。

不可爲人准詞狀。此事人極易犯之。我力守此戒。已十九年矣。因昔曾爲人准一詞。而兩家結訟。經年不

已。致兩敗俱傷。我深悔之。後人能體我悔過之心。則可謂賢孝矣。科場分房主考。及考試生童。須秉公甄拔。孤寒不可受賄。天人鑒之。鬼神察之。

若登仕籍。不得上書輕言兵事。蓋兵之爲民禍也烈矣。

積穀本爲防饑。若遇饑荒。須量力濟人。不得因歉歲反閉糴以邀重價。子孫中有太貧者。更能推我之所未盡。救貧濟乏。養老育嬰。種種善果。天必祐之。

有應驗良方。可救人者。隨力及物。

宦多蓄救火器具。里中有急。遣人助之。

讀書於經史正課之暇。佛經中如華嚴法華。力之俱足以增長智慧。至大悲期場。可植多生善根。隨緣爲之。隨力爲之。若不度德量力。貪信福報之說。而矯揉造作。修橋修寺。便是愚昧。不得延妓女至家。

女人不得供養尼姑在家。此輩兩舌是非。多致離間骨肉。子孫有不守此訓者。卽爲不孝。

正室宜論德不論才色。白頭相敬。家之祥也。

女子止主中饋。女紅紡織事。不得操夫之權。獨秉家政。及預聞戶外事。蔣氏家訓曰。婦女挾制丈夫。凌虐婢妾。不敬翁姑。不和妯娌。雖女子秉性之惡。亦總是男子有以釀成之。故凡事不可使之專制。

女子但令識字。教之孝行禮節。不必多讀書。

女子稍長。每月朔望。命其先禮佛。次謁見祖父母。及父母。善誨導之。蓋女性多驁。禮佛所以啓其慈心也。

雍容謁見。所以嫻事舅姑之禮也。

兒女長至十歲以大。兄妹姊弟。卽不得同房而居。合席而食。若兄弟多者。男子長而有室。一二年間。卽令分居。古人治家。男女不雜坐。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亦此意也。婦人三十歲以內。夫故者。令其母家擇配改適。親屬不許阻撓。若有秉性堅貞。誓死撫孤守節者。聽衆共扶持之。敬待之。賜卹之。不得欺凌孤寡。

妾媵四十歲以內。夫故者。卽善嫁之。其有天付貞操。確乎不移。誓願守節者。聽。按此三條。小有違於古人同居之義。風節之思。然於末世中。別嫌明微。正有深意。不可以閥閱之家。而徒慕虛名也。

外祖妣朱氏。十九歲寡居。我母太安人。妣之繼女也。母于歸後。妣與偕來。同我母食貧艱苦。我長兄二兄長姊及我。皆妣所撫育。臥則同席。起則出入復之者也。妣至七十八歲卒。墓在西山祖塋之後。苦節六十年。長齋六十年。眞節婦也。惜以亡過。不合例請於朝。其形容。長兒幼時。猶仿佛見之。撥祭田十畝。授長兒陳鍇。俾我長房子孫。世奉其祀。

女人不得以多言。故溺殺子女。傷殘天理。僕婦中有溺子女者。平日善開諭之。臨時善調護之。以育其生。不得苛虐僮僕。女人不得酷打婢妾。婢妾無大罪。而致其人於死者。告廟出之。夫不能制其妻者。衆共絕之。女婢二十歲以內。卽遣嫁。或配與僮僕。或擇鬧嫁之。不得貪利。賣與人爲妾。致誤其終身。

家人不許生事擾害鄉里。輕則家法責治。重則送官究懲。

不得淫汙家人婦。上下綱常。關係甚大。思之思之。

不得蓄優伶。在外則致爭起釁。在內則婢僕嫌疑。尤宜切戒。

司閽人宜擇老成謹愿者爲之。客至須謙婉致答。

子弟所當痛戒者。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妮比淫朋爲最。蓋擇交不愼。則必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利黷貨之謀。而家風隳。人品壞矣。

子弟擇師。必須博雅敦厚。束修自好者。厚其修脯。不可徒取時名。

不得久淹父母殯。古人親未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更不可惑於風水之說。親既葬而屢行遷掘夫親之骸骨。豈爲子孫求福利者哉。

宴客有節。不得於滋味着精神。致戕物命。

不得恒舞酣歌。屢爲長夜之飲。

交易分明。不得貪小便宜。鄰於刻剝。致人有怨言。

故舊窮親。不可遠棄。

家僮不得有鮮衣惡習。

恒產瑣言

張英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恆產瑣言

張　英　篹　仕履已見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尺寸之地。皆國家所有。民間不得而私之。至秦以後。廢井田。開阡陌。百姓始得私相買賣。然則三代以上。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可得也。後世既得而買之矣。以乾坤之大塊。國家之版圖。聽人畫界分疆。立書契、評價直、而鬻之。縣官雖有易姓改氏。而田主自若。董江都諸人。亦憤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欲行限民名田之法。立爲節制。而不果行。其乃祖乃父。以一朝之力。而竟奄有之。使後人食土之毛。善守而不輕棄。則子孫百世。苟不至經變亂。亦斷不能爲佗人之所有。嗚呼。深念及此。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人家子弟。從小便讀孟子。每習焉而不察。夫孟子以王佐之才。說齊宣梁惠。議論闊大。志趣高遠。然言病雖多端。用藥止一味。曰有恆產者有恆心而已。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已。曰富歲子弟多賴而已。重見疊出。一部孟子。實落處不過此數條。而終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又嘗讀蘇長公集。其天才橫軼。古今無儔匹。宜若不屑屑生計者。遊金山之詩曰。有田不去如江水。遊焦山之詩曰。無田不去寧非貪。其題王晉卿煙江疊嶂圖詩。亦曰。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可知此老胸中。時時有此一段經畫。生平欲買陽羨之田。至老而其願不償。今人動言才子名士偉丈夫。不事家人生產。究至謀生無策。狷孟子

之戒而不悔豈不深可痛惜哉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頹衣久而敝減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富其始重價以購起十年而其物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爲烏有矣獨田之爲物雖百年千年而常新即或農力不勤土敝產薄一經糞溉則新矣即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興陂池則枯者可以使之潤勤鋤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亙古及今無有朽蠹頹壞之慮逃亡耗缺之憂嗚呼是洵可寶也哉吾友陸子名遇霖字洵若浙江人今爲歸德別駕其人通曉事務以經濟自許在京師日常與之過從一日從容談及謀生畢竟以何者爲勝陸子思之良久曰予閱世故多矣典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始雖乍獲厚利終必化爲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持以久遠以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人索租錢每至歲暮必有幹僕盛衣帽著靴諠譁叫號以取之不償則愬于官長每至爭訟雀角甚有以奮鬬窘逼而別生禍殃者稍慊焉則又不可得矣至田租則不然子孫雖爲齊民極單寒懦弱其僕不過青鞾布襪手持雨傘詣佃人之門而人不敢貌視之秋穀登場必先完田主之租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勞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廛商賈之狡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乎陸子之言

嘗讀雅頌之詩而歎古人之于先疇如此其重之楚茨大田之詩皆公卿有田祿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地傳而後人故曰曾孫今觀其言曰我疆我理曰我田既臧曰我黍我稷我倉我庾農夫愛其曾孫則曰曾孫不怒曾孫愛其農夫則曰農夫之慶以至擾饁者之食而嘗其旨否剝疆場之瓜而獻之皇祖

何其民風淳樸。上下相親如此。不止家給人足。無分外之謀。而且流風餘韻。有爲善之樂。後人有祖父遺產。正可循隴觀稼。策蹇課耕。雅頌之景。如在目前。而乃視爲鄙事。不一留意。抑獨何哉。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恆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餘石穀。不足供一筵。竭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霑體塗足。豈易得此百石。況且水旱不時。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閩陝西歲饑。一石價至六七兩。今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糶之。以供一裘一席之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當令其持籌以壯夫之力。不過擔一石。四五壯夫之所擔。僅得價一兩。隨手花費了不見其形跡。而已倉庾空竭矣。使稍有知覺。當不忍于浪擲。柰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暖衣。絕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

天下貨才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强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以趨。千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護。即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闢。仍爲殷實之家。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予與四方之人。從容閒談。則必詢其地土物產之所出。以及田里之事。大約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

及三四。天下惟山右新安人。善于貿易。彼性至慳嗇。能堅守。佗處人斷斷不能。然亦多覆蹶之事。若田產之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軍盡沒者。余身試如此。見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無論愚弱者不能行。即聰明强幹者。亦行之而必敗。人家子弟。萬萬不可錯此著也。

人思取財于人。不若取財于天地。余見放債收息。以及典質人之田產者。三年五年。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則嘵嘵有詞矣。不然則怨于心。德于色。浸假而並沒其本。間有酷貧之十。得數十金。可暫行于一時。稍裕則不能矣。惟地德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故曰地不愛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無竭歡盡忠之怨。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無愧怍。享之者無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罔利之咎。上可以告天地。幽可以對鬼神。不勞心計。不受人忌嫉。嗚呼。更有物焉。能與之比長絜短者哉。

余既言田產之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者亦多爲之。其根源則必在乎債負。債負之來。由于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爲出。至舉息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故不經者。債負之由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斷自經費始。居家簡要。可久之道。則有陸梭山量入爲出之法在。其法、合計一歲之所入。除宗給公家而外。分爲三分。留一分爲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爲

十二分。一月用一分。若歲常豐收。則是古人耕三餘一之法。值一歲歉。則以一歲所留補給。連歲歉。則以積年所留補給。如此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此最目前可見之理。而人不之察。陸梭山之法最詳。即百金之產。亦行此法。使必富饒而後可行。則大誤矣。且其法于十二分又分三十小分。余恐其大煩。故止作十二分。要知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于小處之不謹。月計之不足。由於每日之用過多也。若能從梭山每月三十分之一。更爲穩實。一月之中。飲食應酬宴會。稍可節者節之。以此一月之所餘。另置一封。以周貧乏親戚些小之急。更覺心安意適。此專言費用不經。舉債而鬻產之由。此外則有賭博狹邪侈靡。其爲敗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者。絕爲可哂。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育之具。以圖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嗚呼。亦愚之甚矣。

吾既言產之斷不可鬻。雖然。鬻產之家。豈得已哉。其平時費用不經。以致舉債而鬻產。吾既詳言之矣。處承平之日。行量入爲出之法。自不致狼狽困而爲累身之物。且將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予見此亦不少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主人雖有氣力心計。佃惰且劣。則田日壞。譬如父母雖愛嬰兒。却付之悍婢之手。豈能知其疾苦乎。良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培壅有力。一在蓄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犂一月。有一月之益。於冬最良。春次之。早種一日。有一日之益。於晚禾必在秋前一日。

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糞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詩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用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亦利矣蓄水凡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捄則捄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劣農之病有三一在耕稼失時一在培壅無力一在蓄洩無方若遇豐稔之年雨澤應時而降惰農劣農亦鹵莽收穫隱蔽其害而不覺一遇旱乾則彼之優劣立見矣凶年主人得一石可值兩石而不肯諂媚人且性必梗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不聽僮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惰而且窮諂媚僮僕聽其指使以任其饕餮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至主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于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任其高下此積弊陋習安可不知且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蔥鬱此皆主人僮僕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為之劣佃則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為第一要務也禾在田中以水為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後人狃于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堰則破壞不畜水塘則淺且漏不容水每歲方春時必有洪雨數次任其橫流而不收入夏亢旱束手無策仰天長歎而已人家僮僕管理莊事以興塘幾石修塘幾石為開帳時浮圖合尖之具而已何嘗有寸土一鍤及于塘堰乎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土人知其深且阨有及二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十數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

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之有哉。向後興塘築堰。必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不滿。其滲漏可知。急加培築。大抵劣農之性惰。而見識淺陋。每徵倖于歲之多雨。而不爲預備。僮僕既以此開入花帳。又不便向主人再說。一遇亢旱。田禾立槁。日積月累。田瘠莊敝。租入日少。勢必鬻變。此興水利爲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云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已哉。

予置田千餘畝。皆苦瘠。非予好瘠田也。不能多辦價值。故寧就瘠田。其膏腴沃壤。則大有力者爲之。余不能也。然細思膏腴之價。數倍于瘠田。遇水旱之時。膏腴亦未嘗不減。若豐稔之年。瘠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所以勝者。鬻時可以得善價。平時度日。同此稻穀一石耳。無大差別。且腴田不善經理。不數年變而爲中田。又數年變而爲下田矣。瘠田若善經理。則下田可使之爲中田。中田可使之爲上田。雖不能大變。能高一等。故但視後人之能保與不能保。不在田之瘠與不瘠。況名莊勝業。易爲勢力家所垂涎。子子弟弟。鬻田必先鬻善者。予家祖居田甚瘠。在當時與作盡善。故稱沃壤。四世祖東川公卒時。囑後人葬于宅之左。曰恐爲勢家所奪。由此觀之。當時何嘗非善地。今始成瘠壤耳。惟視人之經理不經理也。嘗見荒瘠之地。兒一二士著老農之家。則田疇開闢。陂池修治。禾稼茂鬱。廬舍完好。竹木周布。居然一佳產。其仕宦家之田。則荒敗不可觀。汝儕試留心察之。

人家子弟。每年春秋。當自往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蹇一往。然徒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界。田界不易識也。令老農指視一次。不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後熟。有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嫌于再問。恐被

人譏笑。則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勤惰。耕種之早晚。蓄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儉。善治田以爲優劣。第三當細看塘堰之堅窳淺深。以爲興作。第四察山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稻穀時值之高下。期于眞知確見。若聽僮僕之言。深入茅檐。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足不履阡陌。僮僕糾諸佃人。環繞諠譁。或借種稻。或借食租。或稱塘漏。或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爲其所窘。去之惟恐不速。問其疆界則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知。及入城遇朋友。則彼揖之曰。履畝歸矣。此笑之曰。循行阡陌回矣。主人方自謂。吾從村莊來。勞苦勞苦。嗚呼。何益之有哉。此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經理田產爲俗事鄙事。而避此名。亦不當以爲故事。而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嗃嗃。孰得孰失。孰貴孰賤哉。

人家富貴兩字。勢時之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二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二三千金之產。豐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醯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于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僅可支吾。或能不致狼狽。若千金以下之業。則斷不宜城居矣。何則。居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雞豚畜之於柵。蔬菜畜之於圃。魚蝦畜之於澤。薪炭取之於山。可以經旬歷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即偶有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便靜。囊無餘蓄。何致爲盜賊所窺。吾家湖上翁甚得此趣。其所貽不厚。其所度日皆較之城中數千金之產者。更爲豐腴。且山

水間優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苦不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世而後宜於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爲循環。可久可大。豈非吉祥善事哉。況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負而鄉居。尙有遺利可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予仕宦人也。止宜知仕宦之事。安能知農田之事。但余與四方英俊交。且久閱歷世故多。五十年來。見人家子弟成敗者不少。鬻田而窮。保田而裕。千人一轍。此予所以諄諄苦口。爲汝輩陳說。先大夫戊子年析產。予得三百五十餘畝。後甲辰年再析。予一百五十餘畝。予戊戌年初析爨。始管莊事。是時吾里田產。正當極賤之時。人問曰。汝父析產有銀乎。予對曰。但有田耳。問者索然。予時亦曰。田非不佳。但苦急切難售耳。及丁未後。予以公車有稱貸。遂賣甲辰年所析百五十畝。予四十以前。全不知田之可貴。故輕棄如此。後以予在仕宦。又不便向人贖取。至今始悟。析產正妙在無銀。若初年寬裕。性既習慣。一二年後。所分既盡。倀倀然失其所恃矣。田之妙。正妙在急切難售。若容易售。則脫手甚輕矣。此予晚年之見。與少年時。絕不相同者也。是皆予三折肱之言。其思之毋忽。

聰訓齋語

纂 英 張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聰訓齋語

聰訓齋語卷一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嘉興　錢　儀吉　蓺人校

張　英纂英字敦復，號夢復，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文華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瑞，入祀賢良祠，有篤素堂集。

圃翁曰．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帷之映鐙．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針．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唸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皇皇．覺舉動無不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使生他想．旨哉斯言．予所深賞．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即如東坡先生．歿後遭逢高孝．文字始出．名震千古．而當時之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蘇過跋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無論陸放翁之忍飢．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

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燒灼不寧。其若爲何如耶。且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事也。記誦纂集。期以爭長應世。則多苦。若涉覽、則何至勞心疲神。但當冷眼於閒中窺破古人筋節處耳。予於白陸詩。皆細注其年月。知彼於何年引退。其衰健之蹟皆可指。斯不夢夢耳。

圃翁曰。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戚戚。忽忽不樂者。決然無道氣無意趣之人。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怍爲樂。論語開首說悅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蹈天踏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荊棘中。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惟聖賢仙佛。無世俗數者之病。是以常全樂體。香山字樂天。予竊慕之。因號曰樂圃。聖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嘗履道一邱一壑。倣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雞犬閒閒之樂云耳。

圃翁曰。予擬一聯。將來懸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即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竹無限。大約富貴人役于名利。貧賤人役于饑寒。總無閒情及此。惟付之浩歎耳。

圃翁曰。唐詩如綵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溫醇爾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詩如紗如葛。輕疎纖朗。便娟適體。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詩。斷當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適意。闌入於宋。勢所必至。立意學宋。將來益

流而不可返矣。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盡難狀之情。高妙自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太率。非其所長。參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圃翁曰。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勢軒昂。猛士赴戰場。又云。失勢一落千丈强。歐陽公以爲琵琶詩。信然。子細味琴音。如微風入深松。寒泉滴幽澗。靜永古澹。其上下十三徽。出入一絃至七絃。皆有次第。大約由緩而急。由大而細。極於和平沖夷爲主。安有呢呢兒女。忽變爲金戈鐵馬之聲。常建琴詩。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沉秋陰。能令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徽黃金。眞可謂字字入妙。得琴之三昧者。味此、則與昌黎之言迥別矣。古來士大夫學琴。類不能學多操。白香山止秋思一曲。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高人撫絃動操。自有夷曠沖澹之趣。不在多也。古人製琴一曲。調適宮商。但傳指法。後人强被以語言文字。失之遠矣。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去來辭、赤壁賦。强配七絃一字。予以一音。且有以山歌小曲溷之者。其爲唐突古樂甚矣。宜爲雅人之所深戒也。大抵琴音以古淡爲宗。非在悅耳。心境微有不清。指下便爾荊棘。清風朗月之時。心無機事。曠然天眞。時鼓一曲。不躁不懶。則緩急輕重。合宜自然。正音出於腕下。清興超于物表。放翁詩曰。琴到無人聽處工。未深領斯妙者。自然聞古樂而欲臥。未足深論也。

圃翁曰。古人以眠食二者。爲養生之要務。臟腑腸胃。常令寬舒有餘地。則眞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吾鄉

吳友李善醫。每赤日寒風。行長安道上不倦。人問之。曰。予從不飽食。病安得入。此食忌過飽之明徵也。燔炙熬煎。香甘肥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彼肥膩易于粘滯。積久則腹痛氣窒。寒暑偶侵。則疾作矣。放翁詩云。倩盼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鴆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炊飯極輭熟。雞肉之類。只淡煮。菜羹清芬鮮潔。渥之。食只八分。飽後飲六安苦茗一杯。若勞頓饑餓歸。先飲醇醪一二杯。以開胸胃。陶詩云。濁醪解劬饑。蓋藉之以開胃氣也。如此、焉有不益人者乎。且食忌多品。一席之間。遍食水陸。濃淡雜進。自然損脾。予謂或雞魚鳧豚之類。只一二種。飽食良爲有益。此未嘗聞之古昔。而以予意揣當如此。安寢乃人生最樂。古人有言。不覺仙方覺睡方。冬夜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每笑人長夜酣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是極有味。何以消遣爲。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於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氣。最爲爽神。失之甚爲可惜。予山居頗閒。暑月日出則起。收水草清香之味。蓮方斂而未開。竹含露而猶滴。可謂至快。日長漏永。不妨午睡數刻。焚香垂幙。淨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氣爽。眞不啻天際眞人。況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則姤面婢且蓬頭。庭除未埽。竈突猶寒。大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曰宴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安起。此太守公親爲予言者。

周翁曰。山色朝暮之變。無如春深秋晚。四月則有新綠。其淺深濃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則有紅葉。其頹黃茜紫。或映朝陽。或迴夕照。或當風而吟。或帶霜而殷。皆可謂佳勝之極。其他則煙嵐雨岫。雲峯霞嶺。變幻

頃刻。孰謂看山有厭倦時耶。放翁詩云。遊山如讀書。淺深在所得。故同一登臨。視其人之識解學問。以爲高下苦樂。不可得而强也。予每日治裝入龍眠。家人相謂。山色總是如此。何用日日相對。此眞淺之乎言看山者。

圃翁曰。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諉。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屑賣主。皆勢所必至。予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爲非也。且僮僕甚無取乎黠慧者。吾輩居家居官。皆簡靜守理。不爲闇昧之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爲遠道之輸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蹡灑埽。負重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爲哉。至於山中耕田耡圃之僕。乃可爲寶。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爲主人斂怨。彼縱不遵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不爲清閒之一助哉。

圃翁曰。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一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損于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愼翦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享福。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嗇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以養脾胃。儉于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于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酬酢。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

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爲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亦儘可已。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眞定梁公每語人。日間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撚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眞得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叩其術。答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噫。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傳曰。仁者靜。又曰。知者動。每見氣躁之人。舉動輕佻。多不得壽。古人謂硯以世計。墨以時計。筆以日計。動靜之分也。靜之義有二。一則身不過勞。一則心不輕動。凡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凝然不動。如古井。則志一動氣。外間之紛擾皆退聽矣。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爲切實。較之服藥引導。奚啻萬倍哉。若服藥則物性易偏。或多燥滯。引導吐納。則易至作輟。必以四者爲根本。不可捨本而務末也。道德經五千言。其要旨不外於此。銘之座右。時時體察。常有裨益耳。

周翁曰。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予無嗜好。惟酷好看山種樹。昔王右軍亦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手種之樹。開一花。結一實。翫之偏愛。食之益甘。此亦人情也。陽和里五畝園。雖不廣。倘所謂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耶。花十有二種。每種得十餘本。循環翫賞。可以終老。城中地隘。不能多植。然在居室之西數武。花晨月夕。不須肩輿策蹇。自朝至夜分。可以酣賞飽看。一花一草。自始開至零落。無不窮極其趣。

則一株可抵十株。一畝可敵十畝。山中嚮營賜金園。今購芙蓉島。皆以田爲本。於隙地疏池種樹。不廢耕耘。閱耕是人生最樂。古人所云躬耕。亦止是課僕督農。亦不在沾體塗足也。

圃翁曰。山居宜小樓。可以收攬羣峯衆壑之勢。竹杪松梢。更有奇趣。予擬于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題曰千崖萬壑之樓。大溪環抱。羣岫聳峙。可謂快矣。築小齋三楹。曰佳夢軒。夫人生如夢。信矣。使夕夢至此。豈不以爲佳甚耶。陸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正對青蘿峯。便以爲極勝之景。予此中頗有之。可不謂之佳夢耶。香山詩云。多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樂亦勝愁。人既在夢中。則宜稅駕咀嚼其夢。而不當爲夢幻泡影之嗟。予固將以此爲睡鄉。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粱枕也。

圃翁曰。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端恪公言。士人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它皆屬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藝佳者必脆薄。一醆值數十金。僮僕捧持。易致不謹。過於矜束。反致失手。朋客歡讌。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有。藝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甌器。皆不可畜。從來賈禍招尤。可爲龜鑑。購之不啻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來眞贋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僞爲眞。以眞爲僞。互相訕笑。止可供噴飯。昔眞定梁公有字畫之好。竭生平之力收之。獨惜後爲勢家所求索殆盡。然雖與以佳者。輒謂非是。疑其藏匿。其子採深受斯累。此可爲明鑑者也。

圃翁曰。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

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以極圓而後登峯造極。裕親王曾暢言其旨。適與予論相合。偶論及科場文。想必到圓處始佳。即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余嘗觀四時之旋運。寒暑之循環。生息之相因。無非圓轉。人之一身。與天時相應。大約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凡事漸長。三四十以後。是夏至後。凡事漸衰。中間無一刻停留。中間盛衰關頭。無一定時候。大概在三四十之間。觀於鬚髮可見。其衰緩者、其壽多。其衰急者、其壽寡。人身不能不衰。先從上而下者多壽。故古人以早脫頂爲壽徵。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故鬚髮如故。而脚軟者難治。凡人家道亦然。盛衰增減。決無中立之理。如一樹之花。開到極盛。便是搖落之期。多方保護。順其自然。猶恐其速開。況敢以火氣催逼之乎。京師溫室之花。能移牡丹各色桃於正月。然花不盡其分量。一開之後。根幹輒萎。此造化之機。不可不察也。嘗觀草木之性。亦隨天地爲圓轉。梅以深冬爲春。桃李以春爲春。榴荷以夏爲春。菊桂芙蓉。以秋爲春。觀其枝節含苞之處。渾然天地造化之理。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閒翁曰。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索價千金。觀其落筆神彩。洵可寶矣。然自予觀之。此特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文集中。乃其嘔心劌肺而出之者。如白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歷。遊跡之所至。悲喜之情。怫愉之色。以至言貌聲欬。飲食起居。交遊酬酢。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

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爲大惑也余昔在龍眠若於無客爲伴日則步櫟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關讀蘇陸詩以二鼓爲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于坐與之相對如見其容貌鬚眉然詩云架頭蘇陸有遺書特地攜來共索居日與兩君同臥起人間何客得勝渠良非解嘲語也圃翁曰予嘗言享山林之樂者必具四者而後能長享其樂實有其樂是以古今來不易覩也四者維何曰道德曰文章曰經濟曰福命所謂道德者性情不乖戾不谿刻不褊狹不暴躁不移情于紛華不生嗔于冷暖居家則肅雝簡靜足以見信於妻孥居鄉則厚重謙和足以取重于鄰里居身則恬淡寡營足以不愧於衾影無忤於人無羨於世無爭于人無憾於己然後天地容其隱逸鬼神許其安享無心意顛倒之病無取捨轉徙之煩此非道德而何哉佳山勝水茂林修竹全恃我之情性識見取之不然一見而悅數見而厭心生矣或吟詠古人之篇章或抒寫性靈之所見一字一句可千秋相契無言亦成妙諦古人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又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斷非不解筆墨人所能領略此非文章而何哉夫茅亭草舍皆有經綸菜隴瓜畦具見規畫一草一木其布置亦有法度淡泊而可免饑寒徒步而不致委頓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歲時伏臘而雞豚可辦分花乞竹不須多費而自有雅人深致疏池結籬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此非經濟而何哉從來愛閒之人類不得閒得閒之人類不愛閒公卿將相時至則爲之獨是山林清福爲造物之所深吝試觀宇宙間幾人解脫書卷之中亦不多得置身在窮達毀譽之外名利之所不能奔走世味之所不能縛束室有萊妻而無交謫之言田有伏臘而無乞

米之苦。白香山所謂事了心了。此非福命而何哉。四者有一不具。不足以享山林清福。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非無一知半見。略知山林趣味。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職此之故也。

圃翁曰。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蔘。夫古人至貴。猶服三澣之衣。緞之爲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綢紬。與絲紬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時華麗可觀。一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澣洗。況予素性疎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愛華麗之服。歸田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細穀。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老年奔走應事務。日服人參一二錢。細思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日服參價如之。或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餬口之具。忍孰甚焉。侈孰甚焉。夫藥性原以治病。不得已而取效于旦夕。用是補續血氣。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可乎哉。無論物力不及。卽及亦不當爲。予故深以爲戒。倘得邀恩遂初。此二事。斷然不渝。吾言也。

圃翁曰。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熒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僞爲眞。將無作有。以微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遘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故此輩之樸訥迂鈍者。猶當愼其管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蹤跡詭祕者。以不識其人。

不知其姓名爲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圃翁曰。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予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旣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綿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予意欲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圃翁曰。移樹之法。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爲宜。大約從土掘出之根。最畏春風。故須用土裹密。用草包之。不宜見風。甚不宜於隔宿。所以吳門建業來賣花者。行千里。經一月而猶活。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不使露風之故。近地移植反不活者。不知此理之故也。其新生細白根。係生氣所托。尤不當損。人但知深根固蒂。不知亦不宜太深。種植書謂加舊迹一指。若太深。則泥水傷樹皮。斷然不茂矣。凡樹、大約花時移。則彼精脈在枝葉。易活。於桂尤甚。花已有蓓蕾。移之多開。然此最泄氣。故移樹而花盛開者。多不活。惟葉茂則其樹必活矣。牡丹移在秋。宜春宜盡去其花。若少愛惜。則其氣泄。樹卽活亦不茂。數年後多自萎。樹之作花甚不易。氣泄則本傷。古人云。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人之於文章功名也亦然。不可不審也。

圃翁曰。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而甘。後乃知岕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岕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爲歲寒之交。六安尤養脾。食飽最宜。但鄙性好多飲茶。終日不離甌

椀。爲宜節約耳。

圃翁曰。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躕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使我爲州縣官。決不用官銀媚上官。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懽也。昔者米脂令蕭君。掘李賊之祖墳。賊破京師後。獲蕭君置軍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二十人守之。蕭君夜遁。後復爲州守。自著虎吻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蕭君。生死有命。寧不信然耶。予官京師日久。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爲此人之所不欲。且滋詬詈。如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而當局往往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彼人爲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心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

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

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却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己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忮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于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己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己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己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愼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予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褊見隘。未食其報。先受其苦。

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豈非熱火抗中一服清涼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哉。

圃翁曰。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予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闌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間或闌入。即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闌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尚無渾忘天眞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

圃翁曰。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亦不用煩言夥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法。詳於恆產瑣言。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人。如鴆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捄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余言無奇。正布帛菽粟。可衣可食。但在體驗親切耳。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大人退食之暇。隨所欲言。取素牋書之。得八十四幅。示長男廷瓚。裝成二册。敬置座右。朝夕覽誦。道心自生。傳示子孫。永爲世寶。延瓚敬識。

聰訓齋語卷二

圃翁曰人生必厚重沉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爲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畯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脣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蹶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卽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寧非過耶古人云子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既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愼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欷歔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況父祖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爲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寧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詒後人之澤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世家子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驕盈不詐僞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公而更貴予不及見祖父贈光祿公恂所府君每聞鄉人言其厚德邑人仰之如祥麟威鳳方伯公已酉登科邑人榮之贈以聯曰張不張威願秉文文名天下盛有盛德期可藩藩屏王家至今桑梓以爲美談父親贈光祿公拙菴府君予逮事三十年生平無疾言遽色居身節儉待人寬厚爲介弟未嘗以一事一言干謁州縣生平未嘗呈送一人見鄉里煦煦以和所行隱德甚多從不向人索逋欠以故三世

皆祀於鄉賢。請主入廟之日。里人莫不欣喜。道盛德之報。是亦何負於人哉。予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於捕廳。令其呵譴之。更勿言笞責。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犯也。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斂怨養姦。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理。然苦於性情疎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人。庶少斯過。終日懍懍耳。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爲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比。專視此爲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祕。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强暴爲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祊而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在謹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凜也。吾貽子孫。不過薄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虞。歲入之數。

僅足以免饑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陸梭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爲先得我心。誠做而行之。庶幾無鬻產蕩家之患。予有言曰。守田者不饑。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憎。笑之曰嗤。誚之曰儉。輒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誚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應之。一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存形迹。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少無窮嫌怨。不亦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不能入。卽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闌入其側。朝夕浸漬。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蹤跡常令疏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舉胸中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歷什塗。多逢險阻。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後人勿以予言爲迂而遠於事情也。

楷書如坐。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奔。人之形貌雖不同。然未有傾斜跛側爲佳者。故作楷書。以端莊嚴肅爲尙。然須去矜束拘迫之態。而有雍容和愉之象。斯晉書之所獨擅也。分行布白。取乎勻淨。然亦以自然

爲妙。樂毅論如端人雅士。黃庭經如碧落仙人。東方朔像贊如古賢前哲。曹娥碑有孝女婉順之容。洛神賦有淑姿纖麗之態。蓋各象其文。以爲體要。有骨有肉。一行之間。自相顧盼。如樹木之枝葉扶疎。而彼此相讓。如流水之淪漪雜見。而先後相承。未有偏斜傾側。各不相顧。絡繹無神彩步伍。連絡暎帶。而可稱佳書者。細玩蘭亭。委蛇生動。千古如新。董文敏書。大小疎密。於尋行數墨之際。最有趣致。學者當於此參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予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於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眞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論語文字。如化工肖物。簡古渾淪。而盡事情。平易涵蘊。而不費辭。于尚書毛詩之外。別爲一種。大學中庸之文。極閎闊精微。而包羅萬有。孟子則雄奇跌宕。變幻洋溢。秦漢以來。無有能此四種文字者。特以儒生習讀而不察。遂不知其章法字法之妙也。當細心翫味之。

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此眞是至言。嘗見隋薏苡藥之帶。間必有露珠一點。爲蟻蟲所食。則花萎矣。又見筍初出當曉。則必露珠數顆在其末。日出則露復斂

而歸根。夕則復上。田間有詩云。夕看露顆上梢行是也。若侵曉入園。筍上無露珠。則不成竹。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現而朝斂。人之元氣。全在于此。故文選二語。不可不時時體察。得訣固不在多也。

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許多勞擾。聖賢明明說與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修身以俟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因知之眞。而後俟之安也。予歷世故頗多。認此一字頗確。曾與韓慕廬宿齋天壇。深夜劇談。慕廬談當年鄉會考時。鄉試則有得售之想。場中頗著意。至會試殿試。則全無心而得會狀。會試場大風吹卷欲飛。號中人皆取石堅押。韓獨無意祝曰。若獨中則自不吹去。亦竟無恙。故其會試殿試文。皆遊行自在。無斧鑿痕。予謂慕廬。足下兩掇巍科。常是何如勇猛。以此言告人。人決不信。余獨信之。

人生以擇友爲第一事。自就塾以後。有室有家。漸遠父母之教。初離師保之嚴。此時乍得友朋。投契締交。其言甘如蘭芷。甚至父母兄弟妻子之言。皆不聽受。惟朋友之言是信。一有匪人廁於間。德性未定。識見未純。斷未有不爲其所移者。余見此麼矣。至什宦之子弟尤甚。一入其彀中。迷而不悟。脫有尊長誡諭。反生嫌隙。益滋乖張。故余家訓有云。保家莫如擇友。蓋痛心疾首其言之也。汝輩但於至戚中觀其德性謹厚。好讀書者交友兩三人足矣。況內有兄弟。互相師友。亦不至岑寂。且勢利言之。汝則飽溫。來交者。豈能皆有文章道德之切劘。平居則有酒食之費。應酬之擾。一遇婚喪有無。則有資給稱貸之事。甚至有爭訟外侮。則又有關說救援之事。平昔既與之契密。臨事却之。必生怨毒反脣。故余以爲宜愼之於始也。況且

嬉遊徵逐。耗精神而荒正業。廣言談而滋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故特爲痛切發揮之。昔人有戒飯不嚼便嚥。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思便做。洵爲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忍便動。財不審便取。衣不愼便脫。

學字當專一。擇古人佳帖。或時人墨蹟。與己筆路相近者。專心學之。若朝更夕改。見異而遷。鮮有得成者。楷書如端坐。須莊嚴寬裕。而神彩自然掩映。若體格不勻淨。而遽講流動。失其本矣。汝小字可學樂毅論。前見所寫樂志論。大有進步。今當一心臨倣之。每日明窗淨几。筆精墨良。以白奏本紙。臨四五百字。亦不須太多。但工夫不可間斷。紙盡烏絲格。古人最重分行布白。故以整齊勻淨爲要。學字忌飛動草率。大小不勻。而妄言奇古。磊落終無進步矣。行書亦宜專心一家。趙松雪珮玉垂紳。丰神清貴。而其原本則出於聖教序蘭亭。猶見晉人風度。不可訾議之也。汝作聯字。亦頗有豐秀之致。今專學松雪。亦可望其有進。但不可任意變遷耳。

時文以多作爲主。則工拙自知。才思自出。蹊逕自熟。氣體自純。讀文不必多。擇其精純條暢。有氣局詞華者。多則百篇。少則六十篇。神明與之渾化。始爲有益。若貪多務博。過眼輒忘。及至作時。則彼此不相涉。落筆仍是故吾。所以思常窒而不靈。詞常窘而不裕。意常枯而不潤。記誦勞神。中無所得。則不熟不化之病也。學者犯此弊最多。故能得力于簡。則極是要訣。古人言。簡練以爲揣摩。是最立言之妙。勿忽而不察也。

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

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于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極平濶。却是極神奇。人能於倫常無缺。起居動作。治家節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無有乖張。便是聖賢路上人。豈不是至奇。若舉動怪異。言語詭激。明明坦易道理。却自尋奇覓怪。守偏文過。以爲不墜恆境。是窮奇檮杌之流。烏足以表異哉。布帛菽粟。千古至味。朝夕不能離。何獨至于立身制行而反之也。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于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于人爲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鴟鴞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爲人福。而鴟鴞能爲人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共寶之。以毒草能鴆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爲天地之佑所。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見者也。

凡讀書。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書迥異。幼年知識未開。天眞純固。所讀者、雖久不溫習。偶爾提起。尙可數行成誦。若壯年所讀。經月則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經秦漢之文。詞語古奧。必須幼年讀。長壯後。雖倍蓰其功。終屬影響。自八歲至二十歲中間歲月無多。安可荒棄。或讀不急之書。此時時文固不可不讀。亦須擇典雅醇正。理純辭裕。可歷二三十年無弊者讀之。若朝華夕落。淺陋無識。詭僻失

體。取悅一時者。安可以珠玉難換之歲月。而讀此無益之文。何如誦得左國一兩篇。及東西漢典貴華腴之文數篇。爲終身受用之寶乎。且更可異者。幼齡入學之時。其父師必令其讀詩、書、易、左傳、禮記、兩漢八家文。及十八九。作制義。應科舉時。便束之高閣。全不溫習。此何異衣中之珠。不知探取。而向塗人乞漿乎。且幼年之所以讀經書。本爲壯年擴充才智。驅駕古人。使不寒儉。如畜錢待用者然。乃不知尋味其義蘊。而弁髦棄之。豈不大相刺繆乎。我願汝曹將平昔已讀經書。視之如拱璧。一月之內。必加溫習。古人之書。安可盡讀。但我所已讀者。決不可輕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毋貪多。毋貪名。但讀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誦。然後思通其義蘊。而運用之於手腕之下。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若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謂之畫餅充饑。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謂之食物不化。二者其去梏腹無異。汝輩于此極宜猛省。

凡物之殊異者。必有光華發越於外。況文章爲榮世之業。士子進身之具乎。非有光彩。安能動人。閨中之文。得以數言概之曰。理明詞暢。氣足機圓。要當知棘闈之文。與窗稿房行書不同之處。且南闈之文。又與他省不同處。此則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唯平心下氣。細看南闈墨卷。將自得之。即最低下墨卷。彼亦自有得手。亦不可忽。此事最渺茫。古稱射虱者。視虱如車輪。然後一發而貫。今能分別氣味。截然不同。當庶幾矣。汝曹兄弟叔姪。自來歲正月爲始。每三六九日一會。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疎不數。但不可間斷。不可草草塞責。一題入手。先講求書理極透澈。然後布格遣詞。須語語有著落。勿作影響語。勿作艱澀語。勿作累贅語。勿作雷同語。凡文中鮮亮出色之句。謂之調。調有高卑。疎密相間。繁簡得宜處。謂之格。此等

處最宜理會。深惱人讀時文累千累百。而不知理會。於身心毫無裨益。夫能理會。則數十篇百篇已足。焉用如此之多。不能理會。則讀數千篇。與不讀一字等。徒使精神瞶亂。臨文捉筆。依舊茫然。不過胸中舊套應副。安有名理精論。佳詞妙句。奔匯于筆端乎。所謂理會者。讀一篇則先看其一篇之格。再味其一股之格。出落之次第。講題之發揮。前後豎義之淺深。詞調之華美。誦之極其熟。味之極其精。有與此等相類之題。有不相類之題。如何推廣擴充。如此讀一篇有一篇之益。又何必多。又何能多乎。每見汝曹讀時文成帙。問之、不能舉其詞。叩之、不能言其義。粗者不能。況其精者乎。自誑乎。誑人乎。此絕不可解者。汝曹試靜思之。亦不可解也。以後當力除此等之習。讀文必期有用。不然。寧可不讀。古人有言。讀生文。不如翫熟文。必以我之精神。包乎此一篇之外。以我之心思。入乎此一篇之中。噫嘻。此豈易言哉。汝曹能如此用功。則筆下自然充裕。無補緝寒澁支離宂泛草率之態。汝每月寄所作九首來京。我看兩會。則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務外不務外。瞭然矣。作文決不可使人代寫。此最是大家子弟陋習。寫文要工緻。不可錯落塗抹。所關於色澤不小也。汝曹不能面奉教言。每日展此一次。當有心會。幼年當專攻舉業。以爲立身根本。詩且不必作。或可偶一爲之。至詩餘。則斷不可作。余生平未嘗爲此。亦不多看。蘇辛尚有豪氣。餘則靡靡。何可近。

余久歷世塗。日在紛擾榮辱勞苦憂患之中。靜念解脫之法。成此八章。自謂于人情物理。消息盈虛。略得其大意。醉醒臥起。作息往來。不過如此而已。顧以年增衰老。無田自適。二十餘年來。小齋僅可容膝。寒則

溫室擁雜花。暑則垂簾對高槐。所自適于天壤間者。止此耳。求所謂煙霞林壑之趣。則僅託於夢想。形諸篇詠。皆非實境也。辛巳春分前一日。積雪初融。霽色迴暎。爲三郎廷璐書此。遠寄江鄉。亦可知翁鍼砭氣質之偏。流覽造物之理。有此一知半見。當不至于汨沒本來耳。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恆恕。而背後責之也恆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于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彼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即我

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尙在可恕。況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閈之間。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翻以讓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敬小愼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至于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于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饑寒。居有室廬。使有臧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指人爲笑談。親戚爲之浩嘆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鴟鵂。又豈俟予言哉。汝輩今皆年富力强。飽食溫衣。血氣未定。豈能無所嗜好。古人云。凡人欲飲酒博奕。一切嬉戲之事。必皆覓伴侶爲之。獨讀快意書。對山水。可以獨自怡悅。凡聲色貨利一切嗜欲之事。好之有樂則必有苦。惟讀書與對山水。止有樂而無苦。今架有藏書。離城數里有佳山水。汝曹與其狎無益之友。聽無益之談。赴無益之應酬。曷若珍重難得之歲

月。縱讀難得之詩書。快對難得之山水乎。我視汝曹所作詩文。皆有才情。有思致。有性情。非夢夢全無所得于中者。故以此諄諄告之。欲令汝曹安分省事。則心神寧謐而無紛擾之害。寡交擇友。則應酬簡而精神有餘。不聞非僻之言。不致陷於不義。一味謙和謹飭。則人情服而名譽日起。制義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則人不敢輕。自宜專力攻之。餘力及詩字。亦可怡情。良時佳辰。與兄弟姊夫輩一料理山莊。撫問松竹。以成余志。是皆于汝曹有益無損。有樂無苦之事。其尚聰聽之義。

德星堂家訂

許妝霖訂

本館據別下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德星堂家訂

德星堂家訂

竊聞學貴治生。誼先敦本。維風厲行。寧儉毋奢。方今物力惟艱。人情不古。競紛華於日用。動輒踰閑。勉追報於所生。事多違禮。習而不返。長此安窮。不揣迂疎。謬抒臆見。黜浮崇雅。敢云率俗于淳龐。慎始慮終。聊欲飭躬于軌物。爰陳數則。用質同心。

一宴會

酒以合懽。豈容亂德。燕以洽禮。寧事浮文。乃風俗日漓。而奢侈倍甚。簋則大缶舊瓷。務矜富麗。菜則山珍海錯。更極新奇。一席之設。產費中人。竟日之需。瓶罄半載。不惟暴殄。兼至傷殘。嘗與諸同事公訂。如宴當事賀新婚。偶然之舉。品仍十二。除此以外。俱遵五簋。繼以八碟。魚肉鷄鴨。隨地而產者。方列于筵。燕窩魚翅之類。概從禁絕。桃李菱藕。隨時而具者。方陳于席。閩廣川黔之味。悉在屏除。如此省約。何等便安。若客欲留寓。盤桓數日。午則二簋一湯。夜則三菜斤酒。跟隨服役者。酒飯之外。勿煩再犒。

一衣服

衣服之章。等威有別。寒暄之節。南北攸殊。然而流風易溺。積習難回。居官者。章身不惜夫重價。服賈者。耀富亦羨乎輕裘。朱邸高朋。冠裳濟濟。青油幕客。裘馬翩翩。習以相沿。歸而不改。每見貴豪遊子。返溫和之地。雖暖如寒。致令富厚少年。覩燦麗之陳。趨新忘故。金貂玉鼠。南服偏多。白狸青獰。炎鄉不少。偶焉寓目。

輒爲驚心。亦思僕隸細人。衣踰紳士。優伶賤役。服擬公侯。適滋醜耳。又何慕焉。吾輩既已讀書。自當毅然變俗。舊衣楚楚。素履可欽。襆被蕭蕭。高風足式。傳前人之清白。不墜家聲。貽後嗣以廉隅。永遵世德。撫躬自較。所得孰多。

一嫁娶

倫莫重于婚姻。禮尤嚴于嫁娶。古人擇配。惟卜家聲。今則不問門楣。當求貴顯。因之眞假難究。亦且唔對不倫。婦或反唇。壻且抗色。嫌滋妯娌。釁啓弟昆。種種不祥。莫可殫述。若既門戶相當。原欲情文式協。而女家未嫁之先。徒爭賄幣。男家既娶之後。又責粧奩。彼此相尤。眞可浩歎。亦思古垂六禮。文公家訓。合而爲三。可知事貴適宜。何煩縟節。但求允問名。原無浮費。而請期納聘。每有繁文。因與一二同志。再三酌定。如職居四民。產僅百畝。聘金不過十二紬緞。亦止數端。上之六十八十。量增亦可。下則十金八金。遞減無妨。度力隨分。彼此俱安。而親迎之頃。舟車鼓樂。儀從執事。一切從簡。總勿狥時。乃近來婦家。或于扶輪奠雁之外。縱僕攔門。拉壻拜轎。此破落戶之陋規。亦鄉小人之鄙習。可駭可嗤。亟宜痛戒。若夫女家嫁贈。貧富雖殊。而荊布可風。總宜儉約。縱有厚資。不妨助以田產。資以生息。使爲久遠之謀。切勿多隨臧獲。厚飾金珠。徒炫耀于目前。致蕭條于日後。至于宗親世胄。豐儉自有尊裁。贈遺豈敢定限。但求有典有則。可法可傳。則所裨于風俗固厚。所貽于兒女亦多矣。不揣封菲。敢獻芻蕘。

一凶喪

人生大事。惟有送死。終天之痛在頃刻。罔極之恨在千秋。纖悉不周。貽悔何及。故凡父母年踰五十。察其精力稍不同前。則壽器當密爲儲備。脫或不諱。哀慟固不待言。而附于棺附于身者。尤當凡事檢點。衣衾之屬。務求完整。金珠之類。勿帶纖毫。周詳無憾。然後蓋棺。灰布宜密。油漆須眞。經久之計。莫切于此。棺既蓋矣。循例成服。男女有別。親疎有序。哀痛哭泣。寧戚無文。成服之後。始議開喪。或三日。或五日。報知親友。訪確周詳。但須素有往來。不可妄邀豪貴。喪期既定。亦勿多請陪客。徒滋浮費。止酌親族數人。輪流分派。執主送迎。執司饋饌。弔唁者。祭無牲牢。幛無綾緞。款待者。饗無腥酒。送無犒程。志在從先。何妨違俗。至于寢苫枕塊。禫祥之後。似可從寬。鬻粥除葷。精力或衰。亦宜稍酌。表彰功德。則述行狀以垂誌銘。緬想音容。或侍几筵而廬墳墓。總須核實。勿在狗文。若世俗于殯殮之場。誦經禮懺。哀號之側。鼓樂張筵。不惟悖禮。實爲逆親。凡有人心所宜痛禁。而或者借讀禮之時。縱翺翔于山水。假謝孝之跡。輒干瀆于交遊。有靦面目。可不戒哉。

一安葬

古者士庶之家。踰月而葬。後世王公以下。皆至三月。期何寬也。而惑于術家者。妄求富貴。借前人已朽之骨殖。圖後人未卜之顯榮。愚已甚矣。又或造年月之利害。判房分之吉凶。長幼猜嫌。牢不可解。代復一代。年又一年。甚有越數世而不獲淺土者。生者大廈高堂。死者頹垣敗壁。撫衷自問。忍乎不忍。若謂風水可憑。竟遲無害。何以堪輿諸公。高談鑿鑿。而詢厥身家。概都寒陋。且有跋涉一生。餓殍于道路者。豈謀人工

而謀己拙耶。噫。亦可悟已。僕少時亦嘗取地理諸書。考究多年。若必如所云。龍穴砂水。左右印托。十全無碍。方成吉壤。則數千百年以來。選擇殆盡。豈復有留遺隙地。以貽後人者乎。嘗觀大江以北。古塋纍纍。附葬者多。或百計。少亦數十。問其子孫。雖有貧寒。豈無富貴。原非一墳一塚。始稱有吉而無凶也。故凡爲子者。當知暴棺非孝。入土爲安。不必遠求。但宜預訪。或隣近山川。猶有遺穴。或祖宗墳墓。尙可附棺。隨分量力。擇而取之。審其消納。定其向背。磚宜堅而灰土宜厚。築宜固而封樹宜周。勒碑附壙。題主歸祠。宅兆既安。慶莫大焉。若欲遍覓佳城。廣求大地。則漢秦遺寢。草蔓烟荒。唐宋諸陵。狐蹲兎伏。六朝之故塚安存。五季之新阡何在。豈帝王之卜擇反遜能于士庶哉。至于朱母分遷于兩地。孔父合葬于一防。取而較之。孰得孰失。雖先儒亦有不足從者矣。

一祭祀

古人祭先。士以三鼎。大夫五鼎。等威有辨。非可僭也。但牲牢物產。南北異宜。酌而用之。祭菜則羊豕鷄魚之屬。五品爲常。菓物則棗栗桃圓之類。八色爲準。隨地隨時。盡人可辦。第所尙者古。不祭墓而近世春秋兩祭。概在先塋。從之則失禮。違之則不情。斟酌其間。或于春秋祭墓。冬夏祭祠。祭墓則遵時俗之通例。尊卑遠近。合九族以共將。祭祠則倣考亭之成規。高曾祖親。分四代而同享。于理于情。庶兩無碍。獨是墳多族衆。値祭維艱。輪流則貧者難支。糾分則各者多却。經久之法。莫如祭田。但始焉難以創行。久之易以滋弊。今欲創行。務須尊顯之人率先倡置。餘如入學而登科甲者。因名位以酌捐。務農而業工商者。隨貲產

以量助或數十畝或數畝縱不拘例務盡厥心至于五十舉子七旬祝壽多寡均輸惟力是視積而充焉便可以奉祀之所餘濟孤寡而助婚喪擴宗祠而立家塾不亦善乎至欲革弊則管理之人必須公舉富而有守素行不欺者責令主之經理三年聚衆一算如果無私不煩更換或有可疑再行公保遵而守之雖百世可無弊矣若夫誕辰忌日罔極情深喜事良辰追先念切祀我祖考誰曰不宜而邪說誣民者造爲七月望日地獄放歸掃室宇以送迎附盂蘭而超度誣其祖父惑厥愚氓司風化者禁之可不嚴哉

康熙五十年辛卯五月海寧許汝霖謹訂

此先生歸途所手訂也先生未遇時讀書談道早以天下爲己任及通仕籍洊歷秩宗宏猷亮節所以勵廉隅挽風教者功難罄述即至引年求退辭闕言旋病臥舟中猶存心于救俗倦依枕上輒援筆以維風字酌句斟俾賢愚之共曉理周誼篤合貧富而可行誠哉濟世良規允矣救時寶鑑直夫飢驅京邸歸附舟車袤茗挑燈談今論昔祇聆大訓莫贊一詞細讀宏篇聊綴數語附青雲以不朽偕彤管而俱垂惟願共遵幷祈永守同里後學鄒直夫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孝友堂家規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章德宣 董雲霆 王崑武 潘同會）

G一五七〇上

嘉平朱